

神话视域下的原型批评理论研究

彭鲁迁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DOI:10.61369/HASS.2025060025

摘 要： 原型批评起源于二十世纪初，融合了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等多领域的思想成果，核心是探讨“原型”的本质、来源及文学表达。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通过研究神话、巫术、仪式等文化形式，解释了原型在文化中的传承；荣格从心理学的角度，以“集体无意识”为心理根源，解释了原型的来源与形成；弗莱将原型定义为构成文学的核心象征系统和叙事模式，利用原型实现了对作品的解读，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原型批评的理论支柱。原型批评理论为理解神话深层结构和普遍意义提供了重要视角，为神话研究开辟了探索人类集体想象力和叙事根源的新维度。

关 键 词： 原型批评；集体无意识；象征；神话

Research on Archetypal Criticism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yth

Peng Luqia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bstract： Archetypal criticism originat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integrates the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of multiple fields such as psych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literary theory. Its core lies in exploring the essence, origin,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of "archetypes". The British anthropologist Fraser explained the inheritance of prototypes in culture by studying cultural forms such as myths, witchcraft and rituals. Jung,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ook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as the psychological root to explain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prototypes. Fry defined archetypes as the core symbolic systems and narrative patterns that constitute literature, and used archetypes to interpret works. These three together form the theoretical pillar of archetypal criticism. Archetypal criticism theory provid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ep structure and universal meaning of myths, and opens up a new dimension for the study of myths to explore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and narrative roots of humanity.

Keywords： prototype criticism;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symbol; myth

原型批评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英国，美国文论界权威人士韦勒克 (L.Wellek) 认为神话－原型批评是“真正具有国际性的文学批评”^[1]，能够与之并列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和精神分析批评。原型 (archetype) 一词出自希腊文 archetypos, “arche” 是“最初的”，“typos” 是“形式”。原型批评 (Archetypal Criticism) 的理论基础并非单一来源，而是融合了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等多领域的思想成果，核心围绕“原型”的本质、来源及文学表达展开，其理论根基主要来自三个关键领域的学术贡献。

一、原型批评理论的渊源

(一)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James George Frazer) 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和人类学家弗雷泽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 对巫术和原始宗教仪式的研究颇有建树。其12卷本巨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 选取全球各地的神话、宗教仪式和原始习俗进行研究，发现不同文化中存在大量重复出现的神话母题和仪式模式，揭示了神话与仪式的跨文化普遍性。这些共通的神话与仪式，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生命

本质的共同认知和情感投射，它们被一代代传承，成为“原型”的文化载体。弗雷泽在书中提出交感巫术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原始人认为纯自然现象经过一定的仪式过程之后就会成为人的心理现象，因此人可以通过某种神秘的感应，借助仪式这种象征性活动干预、控制自然环境。在弗雷泽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剑桥学派”和神话－仪式研究学派。“剑桥学派”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中心，以简·赫丽生 (J.Harrison)、亚瑟·伯纳德·库克 (A.B.Cook)、康福德 (F.M.Cornford) 以及牛津大学的吉尔伯特·墨雷 (G.Murray) 等人类学家、古典学家、文化史学家为代表，从神话和仪式角度考量希腊古典文化和仪式功能；神话－仪

式研究学派利用弗雷泽关于原始宗教仪式的学说研究各自民族的文学艺术起源问题。弗雷泽的《金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证明原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反复沉淀的集体经验,从而为原型批评提供了“原型在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实证基础和现实依据。

（二）卡尔·荣格（Carl Jung）的心理学理论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理论,是原型批评最直接的心理学基础。荣格突破了弗洛伊德的认知,将无意识进一步划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他认为人类的无意识并非仅属于个体,更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并非来自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获得,而是先天就存在”。^[2]“集体无意识”具有超个人性,存在于所有个体身上,是人类在漫长进化中积累的“种族记忆”,包含了人类祖先共通的经历、情感和行为模式,是全人类共有的心理积淀。“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是所说的原型。”^[3]荣格认为原型对于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至关重要,集体无意识主要由“原型”组成,原型是集体无意识内容的具体外化,“是一种记忆的沉淀,一种记忆痕迹,它由无数程式化的心理经验浓缩、积淀而成”,^[4]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是人类共通的心理模式的象征形式。

荣格从心理学领域探讨了集体无意识和原型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作者的创作思维的来源,它超越了作者本身,表现出整个人类共同的感情。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正是文学创作的本质。艺术使艺术家成为它的工具,艺术家不再拥有自由意志,“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自己实现艺术目的的人。”^[5]艺术家不由自主传达的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即原型。原型能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因此,读者在阅读时,他的情感已融汇到整个人类的情感之中,不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情感。

原型隐藏在人类心理深处,虽不被个体直接察觉,却会通过神话、梦境、文学等形式反复显现。因此,我们可以在梦、神话、文学艺术中看到人类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特性的族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所面临的相同问题,在相似境遇中产生的相似经验,从而勾起内心集体无意识的情结,感受到人类原始意识的遥远回声,并因为这种顿悟和契合而产生美感。“神话是潜意识心理的最初的显现,是对无意识的心理事件的不自觉的陈述……”^[6]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神话具有相似性,是因为人类基于相同的生物本能,对于环境会产生类似的心理反应。

荣格又进一步对原型和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加以区分,认为两者是体和用的关系,是潜在与外显的关系。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原型是集体无意识中“潜在的心理模式”,而原始意象是原型在意识层面的“具象化表达”。原型本身是空洞抽象的、不可直接感知的。只有当原型被意象、观点和母题等填充时,才会显现出来。原始意象介乎于原型与意象等感性材料之间,“每一个原始意象都有着人类精神和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7]

（三）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文学理论

加拿大文学评论家诺思罗普·弗莱将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和弗雷泽的人类学发现系统应用于文学批评,最终确立了原型批评的文学理论框架,完成了原型的文学系统性建构。弗莱对神话的定义是:“一种叙述,其中的某些形象是超人的存在……是一种与真实性或‘现实主义’不完全相符的传统化或程式化的叙述。”^[8]在分析神话相位时,弗莱写道:“在这一相(指神话相)中的象征是可交际的单位(communicable unit)。我把它称为原型,即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一词表示把一首诗同其他的诗联系起来并因此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的文学经验的象征。”^[9]也就是说,原型是在文学中反复出现的象征,它使一个作品与其他的文学作品产生联系。这其实是将原型纳入了文学的范畴。弗莱认为,神话就是原型,神话侧重叙述,原型侧重意义。神话是所有文学中最传统化的部分,是各种文学形式的滥觞。神话和现实主义分别代表着文学表现的两极,从神话到现实主义的整个文学,都建立在比喻的基础之上。

弗莱进而提出,原型是“在传统的社会心理和历史文化及文学流变中形成的为人们所熟悉的一切程式化可独立交流的文学单位”^[10]同时,“原型是一种联想群,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的。”^[11]文学并非孤立作品的集合,而是一个基于原型的“象征系统”:原型是文学的“基本意象”,通过不同时代、不同作品的重复使用,形成了固定的文学模式。在《伟大的密码》中,弗莱进一步完善了原型的定义,认为原型是文学的结构单位的稳定性的构成要素。^[12]原型的内核保持不变,反映的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普遍永恒心理,但原型也会由于人类无意识的积淀、民族的迁徙、口头传颂、时代变迁等因素发生置换变形(displacement)。文学的发展本质上是原型的“置换变形”。例如:古代神话中的原型(如神祇冒险)会在后世文学中演变为不同形式(如骑士传奇、现代小说中的英雄之旅),但原型结构的核心始终不变。这一观点肯定了原型的时代性和发展性,使原型理论对于研究现代社会的思想流变和文学现象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二、原型批评理论的意义

原型批评理论对神话研究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示神话在文学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原型批评将神话视为所有文学和文化表达的源头和基础模式。弗莱认为,神话是文学宇宙的中心,其他文学体裁(如传奇、史诗、悲剧、喜剧、现实主义小说等)都是神话在不同社会阶段和意识水平上的“移位”或变体。这极大地提升了神话研究的地位,将其从边缘的、原始的故事集,提升到理解人类想象力和叙事结构核心模式的关键。

（二）强调神话的跨文化共性与普遍性

原型批评关注那些反复出现于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神话主题、人物、意象和情节模式。这些被认为是根植于人类集体心理深处的“原型”。原型批评理论促使研究者超越单一文化的局限,

去寻找神话中体现的人类共通的深层心理结构和基本生存经验（生、死、爱、恐惧、希望等），为比较神话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框架。

（三）提供理解神话深层结构与功能的新视角

原型批评将神话视为表达集体无意识内容的象征系统。神话人物和情节不仅仅是故事，而是承载着人类普遍心理能量（原型）的象征符号。这一学说引导研究者穿透神话的表层叙事，探索其背后所反映的普遍人性、社会心理需求以及文化认同的建立过程。神话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梦”，反映集体的欲望和焦虑。

（四）建立神话与仪式、自然循环的紧密联系

弗莱特别强调神话与仪式以及自然界的循环模式之间的深刻联系。他认为神话常常是仪式的叙事化表达，而仪式则是对神话的戏剧化重演。两者共同植根于人类对自然节律的观察和模仿。这为理解神话的起源和功能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将神话置于更广阔的人类生存经验背景中，为解读神话的象征意义、心理功能及其与仪式、自然的联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五）为神话的“移位”与持续影响提供解释

原型批评解释了为何古老的神话主题和模式能穿越时空，在后世的文学、艺术、宗教乃至流行文化中持续不断地以各种变体（“移位”）出现。这是因为原型作为深层心理结构是永恒的，即使表面的社会形态和表达方式发生变化，其核心模式依然会寻求表达。它使我们能够识别和理解现代叙事中潜藏的神话原型，认识到神话思维并非“原始”过时，而是持续塑造着人类的想象力和文化表达。

（六）提供一种系统化的分析工具

原型批评提供了一套识别和分析神话中反复出现的模式的工具箱。这使得神话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学者们更

清晰地梳理庞杂的神话材料，发现其中的结构和规律，为系统性地比较和研究神话模式提供了方法论。

三、结语

《英美文学辞典》对“原型”（archetype）的定义如下：“该术语最初是卡尔·荣格提出的心理学概念。荣格认为，在每个人的个体无意识背后，存在着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这是我们种族过往的记忆，甚至包含人类出现之前的经历。这种无意识的种族记忆，让一组原始意象对我们产生强烈的影响。这些意象由我们祖先反复的经历塑造而成，并在神话、宗教、梦境、幻想及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13]这一定义综合了弗雷泽、荣格、弗莱对原型理论的贡献。弗雷泽通过神话、巫术、仪式等文化形式，着重解释了原型在文化中的传承；荣格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原型的来源与形成；弗莱将原型定义为构成文学的核心象征系统和叙事模式，回答了“原型在文学中如何体现”的问题。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原型批评的理论支柱：它以“集体无意识”为心理根源，以“神话与仪式的普遍性”为文化佐证，最终通过文学中的原型模式实现对作品的解读，核心是挖掘文学背后人类共通的集体经验与心理结构。

原型批评也常被指责为过度强调共性而忽视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差异，有时可能将复杂多元的神话强行纳入预设的模式中，忽略了特定神话的独特性及其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然而，它作为理解神话深层结构和普遍意义的重要视角，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它为神话研究开辟了探索人类集体想象力和叙事根源的新维度。

参考文献

[1]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Vol.2,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5, p.288.
[2]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 52-53 页。
[3]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 94 页。
[4]荣格：《心里类型》，吴康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第 375-376 页。
[5]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 113 页。
[6]Jung,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ld Archetyp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 Vol.1.9, Part1, p.154.
[7]冯川：《神话人格——荣格》，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第 95 页。
[8]诺思洛普·弗莱著，陈慧等译：《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第 366 页。
[9]诺思洛普·弗莱著，陈慧等译：《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第 99 页。
[10]杨丽娟：《“理论之后”与原型——文化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 29 页。
[11]诺思洛普·弗莱著，陈慧等译：《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第 110 页。
[12]Frye, The Great Cod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48.
[13]王建会，《英美文学辞典》，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第 17 页。